



中国影视剧婚恋观变迁

□伍桥

网上流传着一张出自琼瑶剧《一帘幽梦》的“毁三观”截图,上面的男人在义正辞严地训斥女主角之一绿萍:你只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,紫菱失去的却是爱情!对应剧情是绿萍、紫菱姐妹同爱上一个男人,纠缠中绿萍因车祸失去一条腿,紫菱退出三角恋。网民抨击这部剧的原因在于它对婚外恋态度暧昧,可以解读出“打着真爱至上旗号为小三正名”的意味。在这方面,中国的影视剧倒是确实经历过一番思想变迁。上图: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中的女主顾佳怒打处处不如她的小三。

琼瑶带来的爱情启蒙

中国大陆的爱情文艺启蒙,差不多是琼瑶一力促成的。她最早的读者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,在“文革”中长大的他们一度只能读到《青春之歌》这样宣扬革命友谊的书。在彼时中国内地文学中,常见的是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让步于崇高革命理想的桥段。

琼瑶式爱情的到来,对这一代人意味着颠覆性的个性解放。被她打破的不止书本上的保守,电视的小心翼翼也同样为她改变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国产影视已经开始把“感情破裂”的离婚用作素材。1989年的《篱笆·女人·狗》中,受到不公待遇的农村女人枣花,在保守的大山里,第一次提出“离婚”两个字,就像投下了一枚炸弹。1990年的《渴望》中,中国理想女性的化身刘慧芳一生贤惠勤勉,为别人而活,最终也和变心的丈夫离了婚。但这些都只是感情中的被动防御,跟同时期琼瑶剧的主动出击相比,就显得力度不足。

此后几年,琼瑶爱情故事通过与湖南电视台合作的11部电视剧传递给了内地观众,告诉人们:爱情,可以跨越一切,甚至包括婚姻。

另一种角度

无论怎样挑战陈规,琼瑶剧的特征仍然是“一门心思只知道恋爱”,真正有意以“真爱至上”冲击婚恋家庭的传统观念的,反倒是琼瑶的大陆同行。

1993年的热门剧集《北京人在纽约》,设计了一位成熟优雅、精明干练、魅力四射的第三者阿春。直到随处可见“三观警察”的今天,这个角色得到的主流评价仍然是“活得如宝石般灿烂的女性”。

而由此开创的“原配不讨喜,小三风情万种”模式,在后来的电视剧里多次被复制。

1998年的电视剧《来来往往》中,许晴扮演的林珠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小三,她作风开放、有文化品位,充满女性魅力。剧中男主角康伟业蒙着眼罩被指挥进入浴室,然后解开眼罩看到自己的礼物——花瓣浴缸里的林珠,这一幕被许多网民称为自己的“情欲启蒙”。与之相比,吕丽萍扮演的原配段丽娜就是个老派的女人,没有生活情趣。

这一时期的电视剧,还多将婚外恋归因于男女双方的真情。男方在年龄上多数已步入中年,生活的历练使他们成熟稳重有内涵,事业上大多取得了一定成就。而第三者往往具有良好的教育修养和物质基础,并非贪图男性的权势和金钱。

这样设计的剧情,往往能赢得喝彩。如1999年,几乎每个角色都有婚外情的电视剧《牵手》包揽了包括优秀男女演员在内的第十九届“飞天奖”四项大奖。而这部剧获奖理由竟是“导引观众通过审美鉴赏钟锐与夏晓雪的婚姻变故与情感风波深思……注入了一股净化人的灵魂、升华人的道德情操的感人肺腑的人文精神和人生况味”。

20世纪90年代荧幕上最为大胆大胆的婚外恋刻画,当数1998年央视版《水浒传》。编剧有意颠覆了潘金莲的形象,将她从一个出轨杀夫的荡妇改写成一个为性禁锢所苦的伤害弱女子。剧中特意给出了武松壮阔胸膛、武大猥琐面容、潘金莲雪肤花貌的几组镜头对比。结合潘金莲木桶洗浴自怜自叹的场景,性压抑之感呼之欲出。潘金莲不满丈夫的不仅是他相貌丑陋,更是情意木讷、言辞鲁钝,所以乍闻武松“我哥哥为人老实厚道,如今有这么一个家,全得感谢嫂嫂一手操持”,不觉有得遇知己的动情之感。

舆论喧哗中,最常见的批评,也不是说它为出轨张目有

悖伦理道德,而是指责它作为“四大名著正剧的最后一部”,擅改原著意图,属于不分场合地夹带私货。

银幕也同样被“美好的婚外恋”征服。2000年,王家卫《花样年华》中的婚外恋情、张曼玉的旗袍以及台词“如果多一张船票,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”共同成为经典。

不能给这类人幸福

发表在2002年6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第12版(周末文艺)上的一则评论《有多少爱可以胡来》就可视为当年反对声音的代表。它对此前的热播剧《牵手》《让爱做主》《水浒传》都作了批判:在一些反映婚外恋、多角恋的影视作品里……极力宣扬唯爱论……让人追求的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也变成了随意牵手,总之,一切“让爱做主”。让爱做主,就可以振振有辞地抛弃几十年的结发妻子,重新划动“爱情的小舟”;让爱做主,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爱不惜放弃一切,连贪污腐化也可以在此寻求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通奸杀人,在编导精心编织的情节演绎下,变成了令人惋惜的没有真“爱”而奋起反抗的苦命红颜,这样的爱,可爱吗?

需要说明的是,《周末文艺》版上的评论只能视为一种舆论,不宜理解为官方的声音。真正有官方意味的,是出现在2009年广电总局文件里的一条:“宣扬婚外恋、多角恋、一夜情、性虐待和换妻等不健康内容的”要“及时进行剪节、删除”。数年后,它在网上被总结为“主角切忌太花心,小三不能有幸福”。

当年主流的电视剧观众——30岁左右的妇女看到这些作品,心态多半是矛盾的。一方面,她们“经人介绍”而结婚,搭伙过日子,缺少浪漫爱情的体验;另一方面,对婚外恋的正面描写又始终是对她们生活秩序的一种冒犯。

10多年后,主流观众换成了下一代,此时20—40岁的女性,在青春期经历过恋爱,对其看法反而变得更为现实。

同时,社会财富的性别分配也发展得更不均。2018年,密歇根大学学者王政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组数据:“20世纪80年代时,中国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例是80比100,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,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。”

虽然没多少人愿意直接说出口,婚姻的恶果权重在事实上提升了,与之同步的是第三者的可恶程度。

而互联网的普及也给这些女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声渠道。2007年,豆瓣网上首个由女性抱团取暖的大组“小小女人帮”就在其组名中注明“男3勿进”,把第三者划为女性公敌。紧随其后的“打垮小三”小组至今已聚集了6万余正室原配。

上有政策号令,下有观众呼声,再拍什么“真爱至上”只会招来反感和投诉,婚恋剧的人物设定终于反转。

2009年热播电视剧《蜗居》的女主角海藻,恐怕是最后一个中性形象小三。在她身上,有少女对待感情的天真,也有面临现实压力无奈的抉择。

一年后,《回家的诱惑》登陆湖南卫视,这个豪门少妇惨遭出轨、策划复仇收获真爱的故事收视率高达5.19%,仅次于《还珠格格》,是2000—2017年中国大陆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。

此后的国产电视剧中,坏小三层出不穷,而她们最后都悉数败下阵来。

到了去年的热剧《三十而已》,终于退化产生了史上最废小三林有有,她没工作没事业,只会死缠烂打。原配顾佳则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连颜值都更胜一筹。

尽管舆论开始转化为“不婚不孕保平安”,人们仍然坚持电视电影里的小三不会得到幸福。

夏荷

男欢女爱

□舒曼

“我说了,我不要你的东西!你走吧!”夏荷怒气冲冲,将胡宇送来的一大捧玫瑰扔在地下。胡宇怏怏而去。

隔壁办公室的苏岩,透过玻璃隔断看到这一切。他拎着一只装有摩卡咖啡的纸袋,轻轻走进来,放在夏荷桌上,然后转身欲走。夏荷娇憨地拉住苏岩的手:“你没事吧?”苏岩摇摇头。他信任夏荷。因为,他知道夏荷是啥样的女子。

夏荷不容易。三年前,从小山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夏荷,本科毕业后,来到这座城市求职。漫漫求职路,让夏荷心力交瘁。无背景、没关系、缺人脉,找来找去,不说心仪的了,就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难觅。

一个偶然机会,夏荷碰到一位已成功在这座城市落脚的同行小伙范伟。范伟托朋友帮忙,帮夏荷顺利进入一家规模很大的敦培机构。两个人你来我往,慢慢地,似乎感觉还不错。当范伟有一天正式向夏荷开口求婚的时候,夏荷犹犹豫豫、懵懵懂懂中点了头。

婚后,夏荷才发现:她和范伟三观不合!无数次因生活琐事争吵之后,夏荷坚决离婚。

胡宇的出现,是在一次夏荷好友组织的聚餐活动上。夏荷身上的那种明媚和纯真,刹那间就吸引了胡宇。胡宇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,四十出头,已婚。可是,他还是执著地“爱”上夏荷,疯狂追她。

“你若真想娶我,可以,回家离婚吧!”夏荷急了。胡宇傻眼。说到底,胡宇就是那种企望“家外有家”的男人。要胡宇离婚?打死他,他都未必敢呢!胡宇老婆是政府官员,离了她,他胡宇啥都不是。更何况,胡宇现在身居公司老总高位,他敢拿前途开玩笑么?

“既然离不了婚,那么,就请你别招惹我!”夏荷已然看透胡宇,她不拿身体做交换。

苏岩是从另外一家单位调来的新同事。他话不多,长相有逼人的英气,性格沉稳而内敛。夏荷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棘手之事,苏岩三下两下,就帮她搞定。最让夏荷动心的是,苏岩对她的好,就是用那种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的方式。

那一回,晚归的夏荷骑电动车不小心掉进盖子破碎的窨井,电动车摔坏不说,腿当时就骨折。举目无亲的夏荷身陷困境,苏岩不言不语,主动当起护花使者。他每天下班到医院护理夏荷,整整陪伴她两个多月……伤愈后,夏荷的内心,对苏岩是既热恋、又自卑,她觉得自己结过婚又离异,而苏岩未婚,外人会怎么说!

其实,苏岩也是喜欢夏荷的。苏岩觉得夏荷阳光开朗,最重要的,是她三观很正,善良。但苏岩却不敢开口说出来。他自幼父母双亡,如母亲般带他长大的姐姐又因病长年卧床,全靠他照应。他不敢拖累了自己喜欢的人,更不敢让夏荷和他一起为生活所困顿……

“我是那种嫌贫爱富的女人吗?我是那种怕吃苦图享受的女人吗?我是那种不知恩图报的女人吗?”了解苏岩的那点儿心思后,泼辣而干练的夏荷,直截了当对苏岩诘问。但苏岩,还是不敢明明白白说清楚到底愿不愿意娶她。

突然有一天,苏岩发现夏荷没来上班。半个月过去了,夏荷还没来。终于沉不住气的苏岩一打听:夏荷的母亲患重病,她回家照料去了!

夏荷母亲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,费用不菲。夏荷几乎花光积蓄。为难之际,胡宇居然了解到此事,而且驾车追到夏荷老家,同时送上二十万元救急。

苏岩闻讯赶到的时候,在医院抢救室的走廊上,看到正陪着夏荷的胡宇。他扔下手中银行卡,对夏荷说出密码,随后疾步离开……

夏荷回到单位的时候,手臂黑纱上缀着一朵白花。她母亲,终究还是走了。

冷冷地,夏荷看也不看苏岩,就将银行卡“啪”地砸在苏岩的办公室上。苏岩瓮声瓮气地说:“有他在,我就是多余的人。”

“你们都是多余的人!他的钱,我一分没用;你的钱,我也一分没用!我用的,是向银行的借款。”夏荷冷冷地回答,“放心!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我再也不强求。”

苏岩没想到是这样。他很羞愧,在夏荷最需要他的时候,他表现出来的,却是怯懦,还有莫名其妙的小心眼儿!他,还算是个真正的男人吗?

三天后,苏岩堵在夏荷家门口,将她死死搂住。“我爱你!”苏岩的话,似乎用尽一生力气。夏荷无声而泣……